

讀史兵略

讀史兵略卷十一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延熙元年

春正月魏主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

東

胡氏曰討

議臣或以爲四萬兵多役費難供魏主曰四千里

征伐

胡氏曰積漢志遼東郡在洛陽東北三千六百里

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

役費也因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

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魏主曰然則

三者何出對曰唯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制棄此旣非淵

所及又謂今往孤遠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魏主

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

此一年足矣公孫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

使羊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吳主曰善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魏主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之於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已耳然沓渚之閒去淵尙遠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得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胡氏曰淺規謂規圖

淺攻不敢深入吳君臣之爲謀已不逃蔣濟所料矣按沓渚漢沓氏縣也今全州廳沙河

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將軍卑衍楊祚將步騎數萬屯

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眾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胡氏曰遼口遼水津渡之口也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俱進晝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眾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胡氏曰競爭也

豈特與糧哉糧猶有屢辭蓋其急攻孟達

今賊眾我寡賊飢我飽水

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

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鈔其樵采此故驅

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

胡氏曰言善兵者能因事而變化也

賊憑眾恃雨

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

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魏主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

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梯櫓鈎衝

胡氏曰櫓干也攻城之士以扞

蔽其身櫓樓車登之以望城中鈎梯也所以鈎引上城者街衢車也以衝城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

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祚等降八月淵使相國王

建御史大夫柳甫請解圍卻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

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

孤解圍退舍豈得禮耶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爲斬之若意

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
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
走餘二事但有降與死耳汝不肯而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
任壬午襄平潰淵與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
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懿既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
餘人築爲京觀遼東帶方樂浪元菟四郡皆平淵之將反也將
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淵皆殺之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釋
淵叔父恭之囚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悉聽之遂班師按襄平今
遼陽州所都也遼隧今海城縣西首山今日手山在遼陽州西
南遼水東岸梁水今牛莊東之鞍山河也帶方郡在元菟西南
四年春吳人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於吳主曰今天乘曹
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蒞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
宜滌荆揚之地舉彊羸之數使彊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

軍於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眾直指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
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禦蜀軍
許洛之眾勢必分離犄角並進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
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
定華夏若不悉軍動眾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
威消時往力竭非上策也吳主不能用胡氏曰傾國出師決勝
亡也吳主非不能用夏四月吳全琮略淮南決芍陂胡氏曰芍
殷札之計不肯用也開溝引淠水爲子午渠開六門灌田萬頃諸葛恪攻六安朱然
圍樊諸葛瑾攻柵中胡氏曰魏時夷正權散兄弟三人部曲萬
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征東將軍王凌揚州刺史孫
禮與全琮戰於芍陂琮敗走荊州刺史胡質以輕兵救樊或曰
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兵少故當進軍爲之外援不然危矣

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吳兵猶在荊州太傅懿曰柁中民夷十

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厯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

之六月太傅懿督諸軍救樊吳軍聞之夜遁追至三州口大獲

而還芍陂在今壽州曹氏之屯田也六安今直隸州樊卽襄陽之樊城柁中在南漳縣西南去襄陽百五十里

大司馬蔣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胡氏曰關中之地沃野千道里秦之故國謂之秦川

險迎糧難卒無成功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

胡氏曰欲爭天下則當出兵秦川魏興上庸非其地也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人咸以爲

事有不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帝遣尙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

等喻指琬乃上言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

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

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

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

銜制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清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
西有虞赴之不難請徙屯涪帝從之胡氏曰漢河之水自漢中
東歷魏興上庸以達於襄陽謂漢水由興安而陽以達襄陽也涪今綿州按涼州之地蜀
惟得陰平武都二郡卽規畫之不過廣地苟存爾由興安而出
所謂還路甚難乃確論也

魏人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尙書郎汝南鄧艾行陳項以
東至壽春艾以爲昔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
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
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
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
以增溉灌通漕運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
閒可積二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
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

眾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害

胡氏曰史實言鄧艾興屯田之利

六年

吳諸葛恪遠遣謀人觀相徑要欲圖壽春太傅懿將兵

入舒

胡氏曰舒縣屬廬江郡春秋之故國也欲以攻恪吳主徙

恪屯於柴桑步騭朱然各上疏於吳主曰自蜀還者咸言蜀欲

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

南向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

所復疑宜爲之備吳主答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

何以致此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

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開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

蜀甯可復以此有疑耶人言苦不可信朕爲諸君破家保之

舒城縣柴桑今九江府德化縣

魏征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王昶上言地有常險守無常勢

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野

新野縣在南陽

府

七年

魏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夏侯元大將軍爽之姑

子也元辟李勝爲長史勝及尙書鄧颺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

勸使寇蜀太傅懿止之不能得三月爽西至長安發卒十餘萬

人與元自略口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

不出以待涪兵

胡氏曰自蔣琬屯涪蜀之重兵在焉

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

若得關便爲深禍今宜先遣劉護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

向黃金平帥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閒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諸

將皆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勢多張旗幟強

亘百餘里閏月帝遣大將軍費禕督諸軍救漢中將行光祿大

夫來敎詣禕別求共圍棋於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

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
賊者也曹爽兵距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氏羌轉輸不能供牛馬
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涪軍及費禕兵繼至參軍楊偉爲爽
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鄧颺李勝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
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太傅懿與夏侯元書曰春秋責大
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勢至險蜀
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元懼
言於爽五月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
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爲之虛耗是歲大司馬琬以病固讓州職
於大將軍禕帝乃以禕爲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尙書令爲
禕之副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爲尙書令識悟過人每省讀
文書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

哺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董

允代禕欲效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

相遠若此非吾之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按駱谷在西安

府盤屋縣西南郿縣東其南達漢中府洋縣之儻谷涪今綿州

關城在沔縣西四十里蔣琬不住漢中而屯涪故策應不及與

勢山在洋縣北黃金谷在洋縣東北胡氏曰自駱谷出扶風隔

以中南山有三嶺一曰沈嶺近芒水二曰衙嶺三曰分水嶺皆

縣西南十二年 吳左大司馬朱然卒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

修潔終日欽欽若在戰場臨急膽定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

夕嚴鼓胡氏曰嚴鼓疾擊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

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胡氏曰雖不出兵而常爲行備敵人

矣秋衛將軍姜維伐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欽等

守之聚羌胡質任侵偏諸郡魏征西將軍郭淮與雍州刺史陳
泰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
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
非行兵之地也淮乃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進
兵圍麴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
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
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敕諸軍
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淮從之進軍
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絕遂降淮因西擊諸羌鄧艾曰賊去未
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畱艾屯白水北三日維
遣其將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維今卒還吾軍人
少遽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

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卽夜潛軍徑到維果來

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維軍遂還

胡注麴山在羌中宜在

在引地志五代志皆云在成縣恐非當在禮縣西南白水

洮城在岷州北

十三年 魏征南將軍王昶上言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

乘勢擊吳魏人從之遣新城太守南陽州秦襲巫秭歸荊州刺

史王基向夷陵昶向江陵引竹縵爲橋渡水擊之

胡氏曰吳引江陵以北之地以限魏

兵故昶爲橋以渡水吳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昶欲引致平

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鎧

馬甲首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結果來追昶與戰大破之

十四年 魏王凌聞吳人塞淦水欲因此發兵大嚴諸軍表求

討賊詔報不聽凌遣將軍楊宏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

宏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

爲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

胡氏曰掩者掩其不備也

凌自知勢窮乃乘

船單出迎懿遣掾王或謝罪送印綬節鉞懿軍到邳頭凌面縛

水次懿承詔遣主簿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恃舊好不復自疑徑

乘小船欲趨懿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

外乃遙謂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耶而乃引軍來

乎懿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懿曰我甯負卿

不負國家遂遣步騎六百送凌西詣京師凌試索棺釘以觀懿

意懿命給之五月甲寅凌行到項遂飲藥死

徐水胡注云卽前所作堂邑塗塘自

滁洲至眞州之滁水也按滁水自合肥全椒滁洲江浦六合入

江塞以爲塘使限敵百尺堰蔡水入穎之堰在陳州府東邳頭

今沈邱縣東北項今項城縣皆屬陳州府淮中在穎州府穎上縣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魏太祖畱單于呼廚泉於鄴分其眾爲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單于於扶

羅之子也爲左部師部族最彊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

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胡氏謂

南單于留都雖有尊名日與部落疏而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

左賢王豹居外部族最彊其威日重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

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寇胡氏曰離國者離匈奴劉

豹之國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

爲二也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胡氏曰鄧艾所陳先於徙戎論司馬師既從之矣然卒不能杜

其亂華之漸抑所謂漸出之者行之而不究耶豈天將啓胡羯

氏羌非人之所能爲也十五年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其後入寇淮南敗以

內船遂廢不復治冬十月太傅恪會眾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

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

城引軍而還魏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
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
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
遵鎮南將軍毋邱儉等各獻征吳之計魏人以三征計異詔問
尙書傅嘏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
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
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爲寇幾六十年矣
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
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
又特重密胡氏曰謂設烽燧遠候望以羅落邊面也羅布也落與絡同聯絡也閒諜不行耳目無
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微功
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

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塉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閒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曰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此之謂也司馬師不從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擊吳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毋邱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率眾七萬攻東興甲寅吳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救東興胡遵等敕諸軍作浮橋以度陳於堤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諸葛恪

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畱贊唐咨爲前部從山西上奉謂諸

將曰今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

軍使下道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卽至

東關遂據徐塘胡氏曰徐塘蓋近東關時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高會奉

見其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

鎧去矛戟但兜鍪刀楯保身緣竭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卽嚴兵

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

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前部督韓綜樂安太守桓

嘉等皆沒死者數萬綜故吳叛將數爲吳害吳大帝常切齒恨

之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廟獲車乘牛馬騾驢各以千數

資器山積振旅而歸按吳築東興堤以遏巢湖欲使水不汎

還敵不能追也注言爲湖內之船所敗句不明晰

漢

十六年春正月魏王昶母耶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二月吳軍還自東興進封太傅恪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眾眾人雖皆心以爲不可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以書諫恪恪亦不聽三月大發州郡二十萬眾復伐魏以滕允爲都下督掌統閒事

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祖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爲希冀微倖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得行

其志

胡氏曰費禕死諸臣皆出雅下故不能裁制之

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吳諸

葛恪伐魏淮南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

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

胡氏曰合新城肥新城也

困救必至至而圍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魏

使太尉司馬孚督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

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

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實強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

眾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

可師老眾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

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

胡氏曰謂維軍後無轉餉投兵魏地擬其麥以爲食耳

非深根

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

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

中之眾解狄道之圍敕母邱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虜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爲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

兵秋七月恪引軍去

胡氏曰石營在董亭西南維蓋自武都出石營也按狄道州屬蘭州府洛門胡注謂

卽洛門聚在伏羌縣

十七年

初魏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絕人曹爽以其鄉里故愛

之欽恃爽勢多所陵傲及爽誅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母耶儉素與夏侯元李豐善元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治書侍御史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十八年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儉欽將五六萬眾渡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爲游兵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虜于禁於漢濱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

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胡氏曰魏制諸將出征及鎮守方面皆留質任時淮南將

士皆自內州出戍故家屬皆留內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

矣時師新割目癩創甚或以爲大將軍不宜自行不如遣太尉

孚拒之唯王肅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

決嘏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鬪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

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與疾而東戊

午師率中外諸軍以討儉欽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召三

方兵會於陳許師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母邱儉好謀而不

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

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師稱善師以荊州

刺史王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胡氏曰魏晉之制使持節都督諸軍爲上假節都督

次之假節監諸軍又次之假節行監軍又次之魏受基言於師漢禪以許昌爲別宮屯重兵以爲東南二方根本

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目下之戮是以
尙屯聚耳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
軍門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旣而復救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
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眾心疑沮也今不張
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
欽虜略民人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
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
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
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
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
聽進據潁水閏月甲申師次於潁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
王基復言於師曰兵聞拙速未覩爲巧之久也方今外有彊寇

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

胡氏曰言儉欽之變若不以時定恐

吳寇乘之而來則禍之深淺有未可測者

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

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

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

所不受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

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聞基先到乃復還保項吳丞

相峻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會稽留贊襲壽春司馬師命諸

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君知

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說誘與之舉事謂遠

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

自知必敗困獸思鬪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

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

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閒絕其歸路師屯汝陽母邱儉文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皆在北眾心沮散降者相屬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兗州兗州刺史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爲欽子騫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軍驚帥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眾知之囁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騫見兵盛乃引還師與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騫鼓譟失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騫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

乃與驍騎十餘推鋒陷陳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鴛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母耶儉聞欽退恐懼夜走眾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奔吳母耶儉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藏水邊草中甲辰安風津民張屬就殺儉

胡注豫州時治潁川按卽今開封府禹州南潁在陳州府

項城縣北潁水流逕其北項卽項城縣安風今霍邱縣樂嘉城在商水縣去南頓之北四十里慎縣在潁上縣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罕趨狄道魏征西將軍陳泰敕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秦軍到東西合勢乃進秦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維戰不利經輒渡洮水秦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

之經已與維戰於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死者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維大怒遂進圍狄道辛未魏使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以太尉孚爲後繼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賊眾大盛將軍以烏合之眾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敵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棧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

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曰修櫓輶輶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緣山急來攻之秦與交戰維退秦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秦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胡氏曰差擇也遣還王經所并治城壘還屯上邽秦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胡氏曰故關謂漢時故邊關也在洮水西四郡謂隴西南安天水略陽略陽魏爲廣魏郡晉曰略陽也高城嶺在首陽縣嶺上有城曰渭源城按故關在今

洮州西首陽今渭源縣

十九年 姜維在鍾提魏人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惟安

西將軍鄧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士卒凋殘倉廩空虛百姓

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

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我以陸

軍勞逸不同三也胡氏曰言蜀船自涪戍白水可以上沮水山

小舟猶可入也魏軍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常有守彼專爲一

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

之外倉賊有黠計其來必矣秋七月姜維復率眾出祁山聞鄧

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拒之維與艾爭

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維

與其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敗鍾提在岷

董亭在鞏昌府安定縣西南南安卽安定縣漢

之獮道縣也武城山在其西南段谷在秦州東

二十年 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元鄧颺等友善元等死王陵母邛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振施山赦有罪以收眾心畜養揚州輕俠數千人以爲死士因吳人欲向徐場請十萬眾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志昭遣充至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得士眾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甲子詔以誕爲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

胡氏曰魏郡縣皆置屯田凡屯田口悉官兵也

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爲閉門自守之計

遣長史吳綱將少子覲至吳稱臣請救并請以牙門子弟爲質

司馬昭奉魏主及太后討諸葛誕

胡氏曰昭若自行恐後有挾兩宮爲變者故奉之以討誕

六月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邛頭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吳使文欽全樸等救誕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眾突入城昭敕基斂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進屯安豐爲文欽外勢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眾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於是基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壘壘甚峻文欽

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督兗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爲游軍以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秋七月吳大將軍緄大發兵出屯錢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異留輜重於都陸進屯黎漿石苞州泰又擊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緄緄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緄命緄怒九月己巳緄斬異於錢里辛未引兵還建業

胡氏曰壽春之圍已固雖使周瑜呂蒙陸遜復生不能解也若孫緄能舉荆揚之眾出襄陽以向宛洛壽春城下之兵必分歸以自救諸葛誕文欽等於此時決圍力戰焉

昭乃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大軍乏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勢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將軍蔣班焦彝皆誕腹心謀主也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眾來而

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內實坐須成敗今
宜及眾心尙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
有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爲也文欽曰公今舉十餘萬之眾歸命
於吳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
不欲來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
今守我一年內變將起奈何舍此欲乘危徼倖乎班彝固勸之
欽怒誕欲殺班彝二人懼十一月棄誕踰城來降全懌兄子輝
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來奔於是懌
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翮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
侍郎鍾會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
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
懌等帥其眾數千人開門出降

景耀元年 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
端全釋又率眾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
皆以爲然遂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
諸軍臨高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血
流盈塹復還城城內食轉竭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
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鴛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
勒兵赴之眾不爲用遂單走踰城出自歸於司馬昭昭赦之使
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司馬昭身
自臨圍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曰可攻矣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
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
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列不降
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司馬昭初圍壽春王基石

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爲壽春城固而眾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被也吳賊破欽等必成禽矣乃命諸軍案甲而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昭適王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眾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眾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勢有滅吳之勢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

城既不拔而眾死者大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
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
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
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厯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
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
挫威也昭乃止

胡氏曰是役也司馬昭改郿頭曰武郿按今沈
北少東五里安豐在霍郿西南陽湖在霍郿之西幾里

據胡注以爲在巢縣界都陸在霍郿南黎漿在壽州南

初昭烈帝西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
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
議以爲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敵至諸圍皆斂
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以捍之令游軍
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

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

帝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

城姜維自樂險要以開牧焉啓疆之心書此爲亡蜀張本胡氏

日樂城在沔陽東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諸葛亮所築沔水

逕其北又北逕西樂城東而北流注於四年魏襄陽太守胡烈表言吳將鄧由李光等十八屯同謀

歸化遣使送質任欲令郡兵臨江迎拔詔王基部分諸軍徑造

沮水以迎之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馳驛遣

司馬昭書說由等可疑之狀且曰夷陵東西皆險愜竹木叢蔚

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濡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要

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姜維之趣上邽文欽之據壽春皆深

入求利以取覆沒此近事之鑒戒也嘉平已來累有內難當今

之宜當務鎮安社稷懷柔百姓未宜動眾以求外利也昭累得

基書意狐疑敕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候節度基復

遺昭書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

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爾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昭於是罷

兵報基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

忠愛每見規示輒依來旨已罷軍嚴既而由等果不降胡氏曰沈約云

魏武平荊州分南郡編以北及南陽之山都立襄陽郡則今襄陽南漳荊門等地也沮水在今遠安居荊門之西

五年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戢必自

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小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冬

十月維伐洮陽鄧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初維以羈

旅依漢身受重任興兵累年功績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右大

將軍閻宇親善陰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帝曰皓姦巧專恣

將敗國家請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常恨

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帝收皓

詣維陳謝維由是自疑懼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咸

都司馬昭因是決計維於沓中而伐蜀按胡氏曰洮水之陰

有會城曰洮陽城城臨洮水杜佑以為即臨洮郡

城按即今洮州廳也侯和在其東沓中在其西南

魏司馬昭欲大舉入寇魏臣多以爲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

之昭諭眾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

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

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

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眾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

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

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爲鎮西將軍

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爲蜀未有釁屢陳異議

胡氏曰善

勢而動此艾所
以陳異議也

昭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諭之艾乃奉命姜

維表帝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

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

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羣臣莫知

按注云陽安關卽陽平關是也在沔縣西

北陰平縣今階州文縣橋頭在文縣北白水之橋也此白水卽桓水

炎興元年魏人大舉入寇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

道趣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

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

于午谷趣漢中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瓘

覲之子也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

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

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官不還客問其故寔

笑而不答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眾帝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爲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爲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北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畱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會徑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初漢武與督蔣舒在事無稱帝令人代之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胡烈爲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眾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

胡氏曰使舒果迎戰亦未可保其必勝僉何爲不設備耶關城

失守僉亦有罪焉

舒率其眾迎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僉彤

之子也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鄧艾遣天

水太守王頎直攻姜維營隴西太守牽宏邀其前金城太守楊

欣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彊川

口大戰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乃從孔函谷入北道

欲出緒後緒聞之卻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卻

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

眾欲赴關城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

劍閣以拒會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

成都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引軍向白水與鍾

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

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

敵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胡氏曰陰平縣北六十里有馬閣山峻峭峻極爲艱險鄧艾軍行至此路不得通乃懸車束馬造作棧閣始通江油因名馬閣又自文州青地嶺至龍州百五十里自北而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路亦艾伐蜀路也據鍾會傳艾自漢德陽亭入江油左擔道則德陽亭山谷高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圍瀕於危殆蓋當馬閣山之路艾以羶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胡氏曰山行相繼而進如貫魚然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停住不進尙書郎黃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於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緜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

瑯邪王瞻怒斬艾使列陳以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出其右
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
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此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
更戰大破斬瞻及黃崇瞻子同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
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策焉冒陳而死時人不意魏兵卒至
不爲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上百姓擾擾皆迸山澤不可禁制
帝使羣臣會議或以蜀之與吳本爲與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
中七郡胡氏曰南中七郡越與吳水昌也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
奔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爲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若入
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
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稱臣爲小孰與爲大
再辱之恥何與一辱或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

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

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

胡氏曰京都謂洛陽魏都晉景王諱師晉人避之幸

謂京師爲京都蜀方議降譙周已爲晉人諱矣吁

以古義爭之眾人皆從周議帝乃遣

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北地王謚怒曰若理窮力屈禍

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

何降乎帝不聽是日謚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艾

至成都城北帝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

門降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

附使復舊業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帝所嚮乃引軍東入於

巴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郪得帝敕命乃令兵悉

放仗送節傳於胡烈自從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

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帝敕罷兵降

胡氏曰圍

守即魏延所置漢中諸圍之守兵也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魏之

入寇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

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

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叡承之刑繁役重東西

驅馳無有甯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

爲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

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

姦計立矣今蜀閣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敝競

於外利不修守備彼疆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

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按甘松今西固城西南邊外岷

江原之東在沓中南其由西和縣北之祁山趨成縣西之武街

文縣南之橋頭者在沓中東南斜谷最西在郿縣駱谷居中在

盤屋子午谷最東在長安三道同趣漢中府也強川口在岷州

南孔函谷在西固城南柵水南岸陰平今文縣白水即文縣南

之白水劍閣今保甯府劍州北南樓口也江油縣屬龍安府白水關注引章懷言在梁州金牛縣則非陰平之白水也在今
綿竹縣界德陽亭今劍州西北所謂景谷道也涪今綿州
縣竹縣在其西南領四十里巴郎保甯府鄆今三臺縣

讀史兵略卷十二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晉紀 武帝泰始五年 帝有滅吳之志以尙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菑東莞王仙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祜緩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成邇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待衛不過數十人八年 王濬在益州明立威信蠻夷多歸附之俄遷大司農時帝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爲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聞濬復爲益州刺史使泊水軍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詔濬罷

屯田軍大作舟艦別駕何攀以爲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濟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開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設常見卻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潛從之令攀與造舟艦器仗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枋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郡吾彥取流枋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爲鐵鎖橫斷江路按吳時建平郡治今歸州八月吳主徵昭武將軍西陵督步闢闢世在西陵猝被徵自以失職且懼有譏九月據城來降遣兄子璣璿詣洛陽爲任詔以闢爲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交州牧封宜亭公吳陸抗聞步闢叛亟遣將軍左奕吾彥等討之帝遣

荊州刺史楊肇迎闔於西陵車騎將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允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闔陸抗救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於故市內以圍闔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如敵已至眾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三軍之銳急攻闔比晉救至必可拔也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勢旣固糧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闔抗欲服眾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眾赴西陵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土以絕寇叛羊祜欲因所遏水以船運糧揚聲

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祐
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功力十一月楊肇至西
陵陸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拒羊祜胡氏曰防托南岸使水
軍督留慮拒徐允胡氏曰恐允順流東抗自將大軍憑圍對肇
胡氏曰憑長圍以對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
之則彼爲客我爲主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
卽夜易夷兵皆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擊之
矢石雨下肇眾死者相屬十二月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
步圍畜力伺閒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眾若將追者肇眾兇
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兵大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
拔西陵誅闢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自餘所請赦者數
萬口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吳主加抗都護吳主旣克

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衛士尙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

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爲兼并之計按西陵

府東湖縣胡氏曰亦歸當在丹山故市即步騰故城非步

關所築郭洲之城也按皆在歸州界樂鄉在松滋縣東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

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

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遊獵常止晉

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

邊人皆悅服

胡氏曰成伐吳之計者祜也凡其所爲皆案吳也

信則吾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

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卽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仇人

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

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

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
無傷也羊祐不附結中朝權貴苟勗馮統之徒皆惡之從甥王
衍嘗詣祐陳事辭甚清辯祐不然之衍拂衣去祐顧謂賓客曰
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胡氏曰史
人之鑒爲懷帝時王衍誤
國亡身張本夷甫衍字也及攻江陵祐以軍瀍將斬王戎衍戎
之從弟也故二人皆憾之言論多毀祐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
國羊公無德

十年 吳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
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
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凌小害也臣父遜昔
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
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前乞屯精

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闕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外禦疆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贏敝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兵民避役遁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眾務并力備禦庶幾無虞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

咸甯二年 羊祜上疏請伐吳曰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胡氏曰景元四年蜀亡至是十三年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強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

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
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栖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
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
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
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壹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
戍經厯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
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
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
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吳緣江爲國東
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甯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將疑
於朝士則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
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

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縣進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統尤以伐吳爲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唯度支尙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贊成其計

五年 正月樹機能攻陷涼州帝甚悔之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爲不任顧方略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胡氏曰應募者或出於農畝或出於營伍或帥之以出於逋逃或出於奴隸皆不問其所從來也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之乙丑以隆爲討虜護軍武威太守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橫設賞募隆小將妄言不足信也帝不聽

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劾奏隆隆曰臣當畢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

按帝悔之者謂僕射李惠請討之而朝議以爲不足憂也馬隆選士之法可爲式

初南單于呼廚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及魏武帝分匈奴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豹子淵幼而雋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雁門范隆曰吾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援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爲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

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憲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眾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處士陳畱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爲吾患耳因歔歔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宏也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

胡氏曰劉淵事始此史言晉將有亂

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

更立賢主則疆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於是決意伐吳會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邀成皆戒嚴朝廷乃更議明年出師王濬參軍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稱皓必不敢出宜因戒嚴掩取甚易杜預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胡氏曰此言指出賈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

矣帝方與張華圍棋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
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爲疑
帝乃許之以華爲度支尚書量計運漕冬十一月大舉伐吳遣
鎮軍將軍瑯邪王仙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
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
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
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充固陳伐
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
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南屯襄陽爲諸軍節度

馬隆西度溫水樹機能等以眾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陝隘
乃作扁箱車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眾
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

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乃詔假隆節拜宣威將軍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帥萬餘落來降十二月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胡氏曰武威之東有溫圍水據此則涼州

府東皋蘭縣北也

太康元年 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

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碇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

胡氏曰以人力設險而不以人力守之無益也

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雷憲等壬戌

克荊門夷道二城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

八百汎舟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
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
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散軍而人歆不
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乙丑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杜預
進攻江陵甲戌克之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於交廣州郡皆
望風送印綬預杖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
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胡奮克江安乙亥詔王濬唐彬既定
巴邛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驚直造秣陵杜預當
鎮靜零桂懷輯衡陽大兵既過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胡氏曰謂重鎮既破其餘當望風而靡也預等各分兵以益濬彬大尉充移屯項胡氏曰項以荆州已定不復使賈充南屯襄陽移屯項爲諸軍節度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尙南陽劉喬將
兵與王濬合攻武昌吳江夏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虞曷皆降

杜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吳主聞王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戰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衆力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胡氏曰大江北流自建業言之歷陽皖城皆爲江今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勝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于

計恐士眾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

胡氏曰如梯之言吳人至此爲三月梯等濟江圍渾部將城陽

計窮矣然梯之志節亦可憐也都尉張喬於楊荷喬眾纔七千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梯曰

強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

力少不敵故且僞降以緩我非真伏也若捨之而前必爲後患

梯不從撫之而進梯與揚州刺史汝南周浚結陳相對沈瑩帥

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瑩引退其眾亂將軍薛勝

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次奔潰將帥不能止張喬自後擊

之大敗吳兵於版橋諸葛靚帥數百人遁去使過迎張梯梯不

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

取死梯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

家丞相所識拔胡氏曰丞相謂諸葛亮也或曰謂諸葛瑾余常

恐不得其死召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耶覲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淚放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爲晉兵所殺并斬孫震沈瑩等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陳預書及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惲謂周浚曰張悌舉全吳精兵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旣破武昌乘勝東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謂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大軍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禽也浚善其謀使白王渚惲曰渚聞於事機而欲愼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渚果曰受詔

但令屯江北以抗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乎
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
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旣成
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爲上將見可而進豈得一二
須詔令乎今乘此渡江十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留不進此鄙
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不聽王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
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眾望旗而降濬兵甲滿
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吳人大懼吳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
佞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爲眾患苦及晉兵將至殿中親近數百
人叩頭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吳
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眾
因曰唯遂並起收昏吳主駭驛追止已屠之矣陶濬將討郭馬

至武昌聞晉兵大入引兵東還至建業吳主引見問水軍消息

對曰蜀船皆小

胡氏曰陶潛蓋以尋常蜀船言之課候不明亦可見矣

今得二萬兵乘大

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眾授潛節鉞明日當發其夜眾悉逃

潰時王渾王濬及琅邪王伧皆臨近境吳司徒何植建威將軍

孫晏悉送印節詣渾降吳主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

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伧以請降又遺其羣臣書深自咎責且

曰今大晉平治四海是英俊展節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損厥

志使者先送璽綬於琅邪王伧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遣

信要潛覲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

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於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

門降潛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

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

胡氏曰吳有荆揚交廣四州漢獻帝興平二年孫策始取江東魏文帝黃

初三年吳王孫權始稱帝傳四主五十七年而亡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

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票騎將軍孫秀不賀南向流涕曰

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與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

於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爲未可

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爲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

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還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

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荀勗復奏宜如充表

帝不從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轅轅而吳已降充

慙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夏四月詔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

者分詣荆揚撫慰除其苛政悉從簡易琅邪王仙遣使送孫皓

及其宗族詣洛陽橫江今和州丹陽在今歸州界王濟破丹陽而後克西陵則非江府南之丹陽兼非枝江縣

之丹陽城也建平即歸州西陵今宜昌府荆門山在宜都縣西

北五十里夷道即宜都縣樂鄉今松滋縣東巴山在松滋西南

十五里江安卽公安吳南郡治此巴邱今巴陵縣夏口今漢口
嶺武昌今武昌縣秣陵今江甯府吳主所都也零桂謂零陵桂
陽二郡零陵今永州府桂陽今郴州衡陽衡山以南也項今項
城縣牛渚在太平府東楊荷橋名在和州北版橋在江甯縣西
甯之版橋岡疑可也三山在江甯西南石頭城今江甯西面城
杜預還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
引湓清水浸田萬餘頃開揚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
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揚口在天門西卽中夏口也自江陵東入漢川
詔悉去州郡兵大都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僕射山濤言不
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其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果如濤所言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
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厯古爲
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宏農往往有
之今雖服從若百年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

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

吳之威謀臣勇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較四夷出入之

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帝不聽

胡氏曰爲後諸胡亂華張本

惠帝元康六年 秦雍氏羌悉反立氏帥齊萬年爲帝圍涇陽

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王彤嘗違法處按劾之冬十

月詔以處爲建威將軍與振威將軍盧播俱隸安西將軍夏侯

駿以討齊萬年中書令陳準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

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吳人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

詔積弩將軍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

當使處先驅以不救而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齊萬年間處

來曰周府君嘗爲新平太守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

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

涇陽今平涼府新平今邠州

七年 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眾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為國取恥彤駿不聽逼遣之癸丑處與盧播解系攻萬年於六陌處軍士未食彤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眾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効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彤而亦不能罪也

梁山在乾州西北六陌在州東十五里其後張華陳準皆以趙梁二王雍

容驕貴師老無功胡氏以為師久不決坐自困敝不任軍事也

九年 春正月孟觀大破氐眾於中亭獲齊萬年太子洗馬陳留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疆則侵叛當其疆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

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

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

胡氏曰漢元帝時匈奴單于請

罷邊塞守備侯應以爲

不可所謂不弛固守也疆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

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

異心戎狄乘閒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四夷交

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

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

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旣恃其肥疆

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

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尙馬賢僅乃克之自此

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

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欲

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氣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遷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關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氏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

苦咸望甯息而欲使疲悴之眾徒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
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羣氏爲尙
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
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
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
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
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
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
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
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敵事之終而不圖更制
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胡氏曰車覆於前不可
遵覆車之迹則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

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

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

胡氏曰氏羌窮乏勢

必聚而侵掠晉朝欲弭其害故當傾穀以給之

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

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

胡氏曰言關中居人戎狄居半今遷使歸其舊地則秦中百姓將食其所

積之穀以約率之正得常居之半穀也

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

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暨舉之小

勞而忘永逸之宏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

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

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

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秦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

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眾戶至數萬

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氏羌若有不

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

胡氏曰劉淵之禍江統固逆知之矣

正始中

母邛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
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
肥充則有噬齧况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
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
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
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
於計爲長也朝廷不能用

按中亭今武功縣地孟觀說殷有文武才用故也

永甯元年

初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入蜀者又遣御

史馮該張昌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
還特然之累遣天水閭式詣益州刺史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
賂於尚及馮該尚該許之朝廷論討趙廆功拜特宣威將軍弟

流奮武將軍皆封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厥者將加封賞廣漢太守辛冉欲以滅厥爲己功復朝命不以實上眾咸怨之羅尙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爲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爲行資特復遣閭式詣尙求停至冬辛冉及犍爲太守李苾以爲不可尙舉別駕杜弢秀才式爲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流民一年尙用冉苾之謀不從弢乃致秀才版出還家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尙言流民前因趙厥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設關以奪取之胡氏曰流民以朝命驅使還本猶恐其不去况欲設關以奪取其資財是速之爲亂也尙移書梓潼太守張演於請要施關搜索寶貨特數爲流民請畱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民移辛冉求自寬冉大怒

遣人分榜通衢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取以歸與弟
驥改其購云能送六郡酋豪李任閻趙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
賞百匹於是流民大懼歸特者愈眾旬日間過二萬人流亦聚
眾數千人特又遣閻式詣羅尙求申期式見營柵衝要謀掠流
民歎曰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辛冉李苾意不可
回乃辭尙還綿竹尙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氏今聽寬矣
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趣之不
以理眾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尙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
綿竹言於特曰尙雖云爾然未可信也何者尙威刑不立冉等
各擁彊兵一旦爲變亦非尙所能制深宜爲備特從之胡氏曰
觀知冉等之情冬十月特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戒
嚴以待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流民得

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所虜矣宜爲決計胡氏曰欲

一戰以決之也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

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尙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元等

至特安臥不動待其眾半入發伏擊之死者甚眾殺田佐曾元

張顯傳首以示尙冉尙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

言以張賊勢胡氏曰辛冉爲廣漢太守故稱之尙言冉輕用兵爲特所敗使其勢愈張也今若之何

於是六郡流民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以其弟流行

鎮東大將軍號東督護以相鎮統又以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

爲驍騎將軍進兵攻冉於廣漢尙遣李苾費遠帥眾救冉畏特

不敢進冉出戰屢敗潰圍奔德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

進兵攻尙於成都尙以書諭閼式式復書曰辛冉傾巧曾元小

豎李叔平非將帥之才胡氏曰李苾字叔平式前爲節下及杜景文論留

徙之宜

胡氏曰晉人稱方面專征之人懷桑梓就不願之但往

將率日節下杜發字景文

日而至隨穀庸賃

胡氏曰謂往日流民初至蜀之時無一室五

以自給隨所往逐糧出力爲人傭作

分復值秋潦乞須冬熟而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

不肯延頸受刀以致爲變卽聽式言寬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

集十月進道令達鄉里何有如此也特以兄輔弟驥子始蕩雄

及李含含子國離任回李攀攀弟恭上官品任臧楊褒上官惇

等爲將帥閫式李遠等爲僚佐羅尙素貪殘爲百姓患特與蜀

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尙頻爲

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拒求救於

梁州及南夷校尉

按廣漢今潼川府遂甯縣德陽今劍州西

太安二年春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尙水上軍皆散走蜀郡

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羅尙保太城遣使求和於特蜀

民相聚爲塢者皆送款於特特遣使就撫之以軍中糧少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就食李流言於特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又與特司馬上官惇書曰納降如受敵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爲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爲更逆加疑忌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荊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軍三萬以救羅尙岱以阜爲前鋒進逼德陽特遣李蕩及蜀郡太守李璜就德陽太守任臧共拒之岱阜軍勢甚盛諸塢皆有貳志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言於尙曰李特散眾就食驕怠無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尙使叡夜縋出城宣旨於諸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擊特叡因詣特詐降特問城中虛實叡曰糧儲將盡但餘貨帛耳叡求出省家特許之遂還報尙二月尙遣兵掩

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
洛陽流民大懼李蕩李雄收餘眾還保赤祖流自稱大將軍大
都督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孫阜破德陽獲蹇碩任賊退
屯涪陵三月羅尚遣督護何冲常深攻李流涪陵民藥紳亦起
兵攻流流與李驤拒紳何冲乘虛攻北營氏苻成隗伯在營中
叛應之蕩母羅氏擐甲拒戰伯手刃傷其目羅氏氣益壯會流
等破深紳引兵還與冲戰大破之成伯率其黨突出詣尚流等
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馳馬逐北中矛而死朝廷遣
侍中劉沈假節統羅尚許雄等軍討李流行至長安河間王容
璽沈爲軍師遣席遠代之李流以李特李蕩繼死宗岱孫阜將
至甚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李驥李雄迭諫不納夏五月流遣
其子世及含子胡爲質於阜軍胡兄離爲梓潼太守聞之自郡

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雄曰爲今計當如是而二翁
不從奈何離曰當劫之耳雄大喜乃共說流民曰吾屬前已殘
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爲魚肉惟有同心襲阜以取富貴耳眾
皆從之雄遂與離襲擊阜軍大破之會宗岱卒於墊江荊州軍
遂退流甚慙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

胡氏曰赤祖當在綿
竹東涪陵今綿州非

涪州按胡
注極確

新野王歆爲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欲爲
亂荊州以壬午詔書發武勇赴益州討李流號壬午兵民憚遠
征皆不欲行詔書督遣嚴急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
官由是郡縣官長皆親出驅逐展轉不遠輒復屯聚爲羣盜時
江夏大稔民就食者數千口張昌因之誑惑百姓更姓名曰李
辰募眾於安陸石巖山諸流民及避戍役者多從之昌遂據江

夏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爲民主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河間
所在起兵以應昌旬月閒眾至三萬皆著絳帽以馬尾作髯詔
遣監軍華宏討之敗於障山歆上言妖賊犬羊萬計絳頭毛面
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勅諸軍三道救助朝廷以屯騎校
尉劉喬爲豫州刺史甯朔將軍沛國劉宏爲荊州刺史於是劉
喬屯汝南劉宏及前將軍趙驥平南將軍羊伊屯宛昌遣其將
黃林帥二萬人向豫州劉喬擊卻之詔以劉宏代歆爲鎮南將
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宏以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參軍蒯恒
爲義軍都護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黨石冰寇
揚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又攻破江州別將陳貞攻武陵零
陵豫章武昌長沙皆陷之臨淮人封雲起兵寇徐州以應冰於
是荆江徐揚豫五州之境多爲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桀盜小

人專以劫掠爲務劉宏遣陶侃等攻昌於竟陵劉喬遣其將李
楊等向江夏侃等屢與昌戰大破之前後斬首數萬級昌逃於
下雋山其眾悉降初陶侃少孤貧爲郡督郵長沙太守萬嗣過
廬江見而異之命其子結友而去後察孝廉至洛陽豫章國郎
中令楊暉薦之於顧榮侃由是知名既克張昌劉宏謂侃曰吾
昔爲羊公參軍胡氏曰謂羊祐謂吾後當居身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
時荆部守宰多缺宏請補選詔許之宏敘功銓德隨才授任人
皆服其公當宏表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而望淺
更以宏壻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宏下教曰夫治一
國者宜以一國爲心必若親姻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
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
酬報詔聽之宏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

按義陽在桐柏縣西南安陸縣屬德安府石巖山在其南十里
江夏胡注云在安州雲夢縣東南按雲夢縣今亦屬德安陸山
在安陸縣東四十里竟陵胡氏引孫宗鑑曰自蔡州南至信陽
軍始有山路迤邐至安陸又兩驛至復州皆平地南至大江並
無耶陵之阻渡江至石首始有淺山謂之竟陵者陵至此而竟
謂之石首者石至此而首也按竟陵今安陸府天門縣也下僞
縣之山

河間王容舉兵攻長沙王又大將軍穎上表請討張昌許之聞
昌已平因欲與容共攻又盧志諫曰公前有大功而委權辭寵
時望美矣今若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主之事也參軍魏郡
邵續曰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明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
一手可乎穎皆不從八月容穎共表又論功不平與右僕射羊
元之左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殺害忠良請誅元之商遣又還
國詔曰容敢舉大兵內向京輦吾當親率六軍以誅姦逆其以
又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容以張方爲都督將精兵

七萬自函谷東趨洛陽穎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中護軍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陽機以羈旅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王粹等心皆不服白沙督孫惠與機親厚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列軍自朝歌至河橋鼓聲聞數百里乙丑帝如十三里橋太尉又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己巳帝還軍宣武場庚午舍於石樓九月丁丑屯於河橋壬午張方襲皇甫商敗之甲申帝軍於芒山丁亥帝幸偃師辛卯舍於豆田大將軍穎進屯河南阻清水爲壘癸巳羊元之憂懼而卒帝旋軍城東丙申幸緱氏擊牽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

胡氏曰白沙在鄴城東南里橋在洛城西去城十三里按富平津在孟縣南卽杜預所造河橋也宣武場在洛城北面芒山在城西北偃師縣在洛城東

北豆田胡氏引晉書五行志謂在洛城東清水胡氏謂爲清濟之水則今榮澤縣也似同遠疑今洛陽東鞏縣之濁水如今人呼苦水鋪爲甜水鋪矣

太尉又奉帝討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方遂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退屯十三里橋眾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爲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又旣戰勝以爲方不足憂聞方壘成十一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議以爲又穎兄弟可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等往說穎令與父分陝而居穎不從又因致書於穎爲陳利害欲與之和解穎復書請斬皇甫商等首則引兵還鄴又不可穎進兵逼京師張方決千金竭水碓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行

一城而已

胡氏曰京師危蹙如此又雖戰勝安得久耶按此見

以爲確今方決之則水

道下而水確不春矣

永興元年

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

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宏求糧宏綱紀以

運道阻遠且荊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宏曰天下

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

尚賴以自存李興願畱爲宏參軍宏奪其手版而遣之又遣治

中何松領兵屯巴東爲尚後繼於時流民在荊州者十餘萬戶

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宏大給其田及種糧擢其賢才隨資敘用

流民遂安

按江陽縣今瀘州巴東今夔州
巴郡今重慶涪陵今彭水縣

七月己亥東海王越奉帝北征以越爲大都督徵前侍中稽紹

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

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越檄召四方兵赴者雲
集比至安陽眾十餘萬鄴中震恐太弟穎會羣僚問計東安王
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綳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帥眾五
萬拒戰折衝將軍喬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怒曰卿名曉事投
身事孤今主上爲羣小所逼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耶陳豉
二弟匡規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己未
石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
稽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斫之帝曰忠
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
衣帝墮於草中已六聖石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右
奉秋桃胡氏曰桃以夏熟者進御秋桃非穎遣盧志迎帝庚申
入鄴大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稽侍中血勿浣也胡氏曰就謂
帝爲懸恩哉

魏土地記曰鄴城南四十里有安陽城按今安陽縣爲彰德府附郭縣蕩陰今湯陰縣又在安陽南是年三月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十二月復廢爲成都王

太弟穎怨東安王繇前議八月戊辰收繇殺之初繇兄琅邪恭

王觀薨子睿嗣睿沈敏有度量爲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善

胡氏曰導參東海王越軍事導敦之從父弟也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

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勅關津無得

出貴人胡氏曰關立於經塗要會處以譏出入津者濟渡江河所必由之處睿至河陽爲津吏所

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胡氏曰舍長守舍之長也官禁

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胡氏曰元帝中

與事始此

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爲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

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

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爲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首就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及雜胡聲言助穎實欲叛之及王浚東嬴公騰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果可發否就能發之鮮卑烏桓未易當也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避其鋒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四海之內

孰不願爲殿下盡死力者何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嬴疎屬胡氏

曰東嬴公騰宣帝弟東武侯趙之孫故云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耶殿下發鄴宮示

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而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胡氏曰

奔敗而失權願殿下撫勉士眾靖以鎮之淵請爲殿下以二部

摧東嬴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爲北

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

間有眾五萬都於離石以聰爲鹿蠡王胡氏曰光武初南單于入居美稷今離石左國

城單于所徙庭也按今汾州府永甯州東北也離石即永甯州

二年 劉宏遣劉喬及司空越書欲使之解怨釋兵同獎王室

皆不聽宏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疑隙構於羣王

災難延於宗子今日爲忠明日爲逆翮其反而胡氏曰言是非反覆之易同父

穎容之事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

誠如此

悲之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
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鬪
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
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
天下大亂宏專督江漢威行南服謀事有成者則曰某人之功
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甯款密所以
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前廣漢
太守辛冉說宏以從橫之事宏怒斬之胡氏口益州之破辛冉
去羅尚從劉宏冉以事
向者事宏猶將不免於誅况以
從橫說之耶史言劉宏忠純

初廣陵度支陳敏討平石冰之亂遂自謂勇略無敵有割據江
東之志其父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遂以憂卒敏以喪去職
司空越起敏爲右將軍前鋒都督越爲劉祐所敗敏請東歸收

兵遂據厯陽叛吳王常侍甘卓棄官東歸至厯陽敏爲子景安卓女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別將錢端等南略江州弟斌東略諸郡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曠皆棄城走敏遂據有江東以顧榮爲右將軍賀循爲丹陽內史周玘爲安豐太守凡江東豪傑名士咸加收禮爲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或老疾就加秩命循詐爲狂疾得免乃以榮領丹陽內史玘亦稱疾不之郡敏疑諸名士終不爲已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日之勢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尙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子使各盡懷散帶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命僚佐推已爲都督江東諸軍事

大司馬楚公加九錫列上尙書稱被中詔自江入沔漢奉迎鑾
駕太宰容以張光爲順陽太守帥步騎五千詣荊州討敏劉宏
遣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又遣南平太守汝南
應詹督水軍以繼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隨郡內史扈懷
言於宏曰侃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宏曰
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詣
宏以自固宏引爲參軍資而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
可歸也匹夫之交尙不負心况大丈夫乎敏以陳恢爲荊州刺
史寇武昌宏加侃前鋒督護以禦之侃以運船爲戰艦或以爲
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爲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又與皮
初張光苗光共破錢端於長岐南陽太守衛展說宏曰張光太
宰腹心公旣與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宏曰宰輔得失豈張光

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也乃表光殊勳乞加遷擢按縣陽今
今霍邱縣順陽今淅川屬東胡氏曰張光傳長岐之戰光設伏
於步路苗光爲水軍藏舟於沔水掘此長岐在江夏郡界疑今
黃陂縣地

光熙元年甯州頻歲饑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苓夷疆盛州兵
屢敗吏民流入交州者甚眾夷遂圍州城李毅疾病救援路絕
乃上疏言不能式遏寇虐坐待殄斃若不垂矜恤乞降大使及
臣尙存加臣重辟若臣已死陳尸爲戮朝廷不報積數年子釗
自洛往省之未至毅卒毅女秀明達有父風眾推秀領甯州事
秀獎厲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
輒出兵掩擊破之按五苓夷甯州附塞部落之名
今雲南曲靖等府卽甯州也

懷帝永嘉元年陳敏刑政無章不爲英俊所附子弟凶暴所
在爲患顧榮周玘等憂之廬江內史華譚遺榮等書曰陳敏盜

據吳會命危朝露諸君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更辱身委
人之朝降節叛逆之黨不亦羞乎皇輿東返俊彥盈朝將舉六
師以清建業諸賢何顏復見中州之士耶榮等素有圖敏之心
及得書甚慙密遣使報征東大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已爲內
應剪髮爲信準遣揚州刺史劉機等出歷陽討敏敏使其弟廣
武將軍昶將兵數萬屯烏江歷陽太守宏屯牛渚敏弟處知顧
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昶司馬錢廣周玘同郡人也玘
密使廣殺昶宣言州下已殺敏敢動者誅三族廣勒兵朱雀橋
南敏遣甘卓討廣堅甲精兵悉委之顧榮慮敏之疑故往就敏
敏曰卿當四出鎮衛豈得就我耶榮乃出與周玘共說甘卓曰
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茲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旣
常才政令反覆計無所定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

安然坐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兩首送洛

胡氏曰江西諸軍謂

劉平所遣

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此萬世之辱也卓遂詐稱

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

胡氏曰橋即朱雀橋也建業城在秦淮水北故卓收船仿南岸

與玕榮

及前松滋侯相丹陽紀瞻共攻敏敏自帥萬餘人攻卓軍人隔

水語敏眾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

胡氏曰敏

以顧榮為丹陽太守周玕為安豐太守故以稱之

今皆異矣汝等何為敏眾狐疑未決

榮以白羽扇揮之眾皆潰去敏單騎北走追獲之於江乘歎曰

諸人誤我以至今日謂弟處曰我負卿卿不負我遂斬敏於建

業夷三族

按烏江今和州東北江津也朱雀橋今江甯府城南秦淮水上橋

西陽夷寇江夏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爭獻方略騎督朱

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

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

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

胡氏曰凡戰非有智巧以出奇取勝而以力角

力者莫過於朱伺之說矣按西陽今光州光山縣其時山林未闢故謂之蠻洞宜欲謂之山越也

七月己未以琅邪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

節鎮建業

胡氏曰時周馥鎮壽春督揚州之江南

九月戊申睿至建業

以安東司馬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

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禊導使睿

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

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

心二子旣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

至以循爲吳國內史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

之謀議又以紀瞻爲軍祭酒卞壺爲從事中郎周玘爲倉曹屬

琅邪劉超爲舍人張闓及魯國孔衍爲參軍壺綽之子闡昭之

曾孫也王導說審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

胡氏曰新謂自中原來者舊謂江東人故江東歸心焉審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

爲言審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胡氏曰史言元帝能用王導所以與於江左

苟晞追擊汲桑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與石勒收餘眾將奔

漢冀州刺史譙國丁紹逸之於赤橋又破之桑奔馬牧勒奔樂

平太傅越還許昌加苟晞撫軍將軍都督青兗諸軍事丁紹甯

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皆假節晞屢破彊寇威名甚盛善治繁

劇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晞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不許

曰吾不以王濬貸人將無後悔耶固求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

濬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

兖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胡氏曰苟晞字道將按苟晞破汲桑於東陽桑退保清淵則赤橋宜

在臨清州西馬牧在平樂平宜如胡注爲冀州之樂平今平定州樂平廢縣建安中所置縣也

三年 帝之爲太弟也與中庶子繆播親善及卽位以播爲中書監繆允爲太僕卿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尙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太傅越疑朝臣貳於已乃誣播等欲爲亂乙丑遣平東將軍王秉帥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尉殺之胡氏曰越因繆播兄弟以克河帝歎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曰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劭曰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河內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

已死矣

胡氏曰何毅字伯蔚

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司馬光曰何曾議

武帝偷情取過目前不爲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

其明也然身爲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

且身爲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漢具陳洛陽孤弱勸漢主淵攻之淵以誕

爲前鋒都督以滅晉大將軍劉景爲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

又敗王琨於延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景何面

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

景爲平虜將軍

胡氏曰劉淵之識略非聰曜所能及也

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

鹿常山眾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

胡氏曰石勒起於胡羯懷謀而

能如此此其所以能跨有中原也

以趙郡張賓爲謀主刁膺爲股肱襲安孔萇

支雄桃豹遂明爲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淵

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愿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爲軍功曹勳靜咨之漢主淵以王彌爲侍中都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肅韓述救之聰敗述於西澗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將兵拒聰等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開出我雖有數萬之眾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爲固以量形勢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眾耶融退曰彼善用兵曠闇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於太行與聰遇戰於長平之間曠兵大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留長子凡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淳以壺

關降漢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初匈奴劉猛死
右賢王去卑之子誥升爰代領其眾誥升爰卒子虎立居新興
號鐵弗氏與白部鮮卑皆附於漢劉琨自將擊虎秋八月漢主
淵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詔平北將軍曹武等拒之皆爲聰所
敗聰長驅至宜陽自恃驟勝怠不設備九月宏農太守垣延詐
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王浚遣祁宏與鮮卑段務勿塵擊石
勒於飛龍山大破之勒退屯黎陽冬十月漢主淵復遣楚王聰
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朝廷以漢兵新
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屯西明門胡氏曰西明門洛城北
面南頭第二門也
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出攻漢壁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顯王
戊聰南屯洛水胡氏曰洛水過洛城南淵敕聰等還師聰固請畱攻洛陽
戊寅聰親詣山畱平晉將軍安陽王厲冠軍將軍呼延朗督

攝留軍太傅參軍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朗斬之厲赴水死王彌

謂聰曰今軍既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運車在陝糧食不支數日

胡氏曰聰自宜陽而東又南達屯於洛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

水既爲晉所敗運車在陝糧道隔絕陽裏糧發卒更爲後舉下官亦收兵穀待命於兗豫不亦可乎

聰自以請留未敢還宣于修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

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胡氏曰西澗封田

按今潞安府壺關縣境也長平今澤州府高平縣西北長子在

其北屯留在長子北襄垣又在屯留北皆屬潞安府新興郡在

今嵐縣飛龍山在正定府獲鹿縣南四十五里黎陽今洛縣

四年 太傅越徵建威將軍吳興錢璦及揚州刺史王敦璦謀

殺敦以反敦奔建業告琅邪王睿璦遂反進寇陽羨睿遣將軍

郭逸等討之周玘糾合鄉里與逸等共討璦斬之玘三定江南

胡氏曰惠帝永興元年討石冰永嘉容以玘爲吳興太守於其

元年討陳敏今又冰曾是三定江南

鄉里置義興郡以旌之

按陽羨今常州府宜興縣胡氏曰時分吳興之陽羨及長城縣之西鄉丹陽之

永世爲義興郡

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兆王如遂潛結壯士夜襲二軍破之於是馮翊嚴巖京兆侯脫各聚眾攻城鎮殺令長以應之未幾眾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藩於漢

亂之初生率由饑饉荒殘卽饑饉也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今日尙可救後則無及矣旣而卒無至者征南將軍山簡遣督護王萬將兵入援軍於涅陽爲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河漢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荊州刺史王澄自將欲援京師至汭口聞簡敗眾散而還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

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眾心

涅陽今南陽府鎮平縣潁川今襄陽府宜城縣地自來京

師仲潛於外王衍無謀惟知靜鎮宜其及也

太傅越既殺王延等大失眾望又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充豫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人無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也十一月甲戌越帥甲士四萬向許昌於是宮省無復守衛荒饑日甚殿內死人交橫盜賊公行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

五年太傅越既與荀晞有隙河南尹潘滔尙書劉望等復從而譖之帝亦惡越專權多違詔命所畱將士何倫等鈔掠公卿逼辱公主密賜晞手詔使討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三月丙子薨於項秘不發喪眾共推衍爲元帥衍不敢當以讓襄

陽王範範亦不受範瑋之子也於是衍等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夏四月石勒率輕騎追之及於苦縣甯平城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王浚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超吏部尙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像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眾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阿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胡氏曰勒欲存之以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剖越柩焚其

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何
倫等至消倉過勒戰敗東海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
按昔縣今歸德府鹿邑縣前平城
在其西南消倉今許州長葛縣

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
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王彌石勒皆引
兵會之未至晏輒輜重於張方故壘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
昌門丙戌克之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
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庚寅荀藩及
弟光祿大夫組奔轅轅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曜至
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
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幽
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戌戌曜殺太子詮吳王晏竟陵

王琳右僕射曹覆尙書問邱冲河南尹劉默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遷帝及六璽於平陽石勒引兵出轅轅屯許昌光祿大夫劉蕃尙書盧志奔并州丁未漢主聰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初始安王曜以王彌不待已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修營宜白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彌策而焚之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耶胡氏曰河南縣屬河南尹周東都里平昌門洛城西南面東頭第一門宣陽門南面東來第四門按河南在洛陽城西四十里平昌乃東頭第二門東陽門東面中門西明門西面中門平陽府廳所都也

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

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勃海刁協爲軍諮祭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壺爲從事中郎江甯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顗爲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爲西曹掾甘卓爲湘州刺史周訪爲尋陽太守又以揚武將軍陶侃爲武昌太守王彌與石勒外相親而內相忌劉暉說彌使召曹嶷之兵以圖勒彌爲書使暉召嶷且邀勒共向青州暉至東阿勒游騎獲之勒潛殺暉而彌不知彌聞勒擒苟晞心惡之以書賀勒曰公獲苟晞而川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時勒方與乞活陳午相攻於蓬關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曰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使今天以王公授我矣陳午小豎不足憂王公人傑當早除之勒

乃引兵擊瑞斬之彌大喜謂勒實親已不復疑也冬十月勒請
彌燕於已吾彌將往長史張嵩諫不聽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
眾表漢主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
心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以
慰其心苟晞王讚潛謀叛勒殺之并晞弟純勒引兵掠豫州
諸郡臨江而還屯於葛陂初勒之爲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王氏
相失劉琨得之并其從子虎送於勒因遺勒書曰將軍用兵如
神所向無敵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
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眾故也成敗之數有
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溫今相授侍中車騎大將軍領護匈
奴中郎將襄城郡公將軍其受之勒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
所知君當選節本朝吾自夷難爲効

胡氏曰勒書意度雄爽此必張賓爲之

遺琨

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爲軍中
患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
之母曰快牛爲犢多能被車汝小忍之及長便弓馬勇冠當時
勒以爲征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
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按蓬關在閬中有詳有
南葛陂今汝
甯府新蔡縣

周顗奔琅邪王睿睿以顗爲軍諮祭酒前騎都尉譙國桓彝亦
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卑弱
如此將何以濟旣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
無復憂矣胡氏曰以王導比管仲也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顗中坐歎
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
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眾皆收淚謝之

陳顯道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恐朝廷養望者爲宏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灋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胡氏引金陵覽古曰新亭在江甯縣十里近臨江渚蓋近勞亭按宜在江甯縣西南二十里

西善橋之北

李臻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九津託爲臻報仇

胡氏曰素

喜連木九津二部也

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連年爲寇東夷校尉

封釋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民失業歸慕容廆者甚眾廆

稟給遣還願畱者卽撫存之廆少于鷹揚將軍翰

胡氏曰據載記翰於毓爲

庶兄毓廆第三子則翰其少子也

言於廆曰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

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災爲亂封使君已
誅本請和而寇暴不已中原離亂州師不振遼東荒散莫之救
恤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
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龐笑曰孺子乃能
及此乎遂率眾東擊連津以翰爲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眾
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及前歸龐者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存封
釋疾病屬其孫亦於龐釋卒龐召亦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
都督釋子冀州主簿峻幽州參軍抽來奔喪龐見之曰此家扞
扞千斤犍也以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畱仕龐龐以抽爲長史峻
爲參軍

胡氏曰史言封氏諸子遂爲慕容佐命之臣按李臻與
王浚約共輔王室而浚有異志臻討之遼東太守龐本
素與臻有隙因乘虛襲殺臻故鮮卑爲報
仇史言慕容翰及封釋子孫見得人以興

六年 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琅邪王睿大集

江南之眾於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爲揚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飢疫死者大半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款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將軍夔安請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耶孔萇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春斬吳將頭據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胡氏曰言其不逆計各賜鎧馬一疋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相臣奉乎去年旣殺王彌不當來此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旣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

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爲吾不利耶胡氏曰自古國

於東南率多爲自保之計亦自量其力之不足以進也賓料之審矣將軍宜使輔重從北道先發

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輔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

攘袂鼓將曰張君計是也責刁厲曰君既相輔佐當共成大功

奈何遽勒孤降此策應斬然素知君怯特相告耳於是黜厲爲

將軍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

千向壽春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爲紀瞻所敗瞻追奔百里

前及勒卑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退還壽春按葛陂在汝南府新蔡縣西北汝水

故津也胡氏引水經注曰鄆城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爲之基漢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

石勒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飢甚士

卒相食至東燕聞汲郡向冰聚眾數千壁枋頭勒將濟河恐冰

邀之張賓曰聞冰船盡在積中未上宜遣輕兵開道襲取以濟

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秋七月勒使支雄孔萇自文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自棘津濟河擊冰大破之盡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劉演保三臺以自固臨深牟穆等復帥其眾降於勒諸將欲攻三臺張賓曰演雖弱眾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易猝拔捨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稟平陽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國形勝之地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賓復言於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塹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宜急收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鎮此之意勒從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其穀以輸襄國且

表於漢主聰聰以勒爲都督冀幽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

封上黨公

按東燕卽延津坊頭胡氏引水經注曰洪水至黎陽入河在遮害亭西十八里漢建安九年魏武於水口

下大坊本以成堰遏洪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曰坊頭按今滄縣西南八十里洪門渡也文石津在延津東北

棘津在其稍西襄國今順德府邢臺縣

代公猗盧遣其子六修及兄子普根將軍衛雄范珩箕澹率眾數萬爲前鋒以攻晉陽猗盧自率眾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數千爲之鄉導六修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卿當乘以自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效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初基天下可無虎不可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大將軍桑維北大將軍豐掠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十一月猗盧追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擒

劉豐斬邢延等三千餘級伏尸數百里猗廬因大獵壽陽山陳
閱皮肉山爲之赤劉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廬曰吾
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吾遠來士馬
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遺琨馬牛羊各千餘疋車百乘
而還畱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招集亡散按劉
首陽劉琨現求救於代故猗廬救之汾東當在陽曲縣界晉陽爲
太原縣在汾水西蒙山胡注引五代志晉陽有蒙山按在今太
原縣西北五里藍谷共山南面谷名非魏收志石艾之蒙山也
壽陽山一作牢山在太原縣東北四十五里非注所云今壽陽
縣也此居陽曲今山西省會與
劉聰隔汾水且近代之援也

廣平游綸張豺擁眾數萬據苑鄉受王浚假署石勒遣夔安支
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
疾陸眷疾陸眷弟匹磾文鴛從弟末杯部眾五萬攻勒於襄國
疾陸眷屯於洛陽勒遣諸將出戰皆爲疾陸眷所敗陸眷大造

攻其將攻城勒眾甚懼勒召將佐謀之曰今城塹未固糧儲不
多彼眾我寡外無救援吾欲悉眾與之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
如堅守以疲敵待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段氏最
爲勇悍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在末柸所今聞疾陸眷刻日攻
北城其大眾遠來戰鬪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情宜
且勿出示之以怯繫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胡氏引墨子備突
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
令人入門四尺中置室突門旁爲橐充甕狀又置艾寇卽入下
輪而塞之鼓橐薰之也杜佑曰突門塹城內爲閤門多少臨事
令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躍
出擊其無備侯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
震駭不暇爲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
密爲突門旣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
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胡氏曰見其釋仗而寢
知其懈也乃命萇出戰

所謂見兵勢者也城上鼓譟以助其勢袁攻末桎帳不能克而退末桎

逐之入其壘門爲勒眾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袁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疾陸眷收其餘眾還屯渚陽勒質末桎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鴛諫曰今以末桎一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爲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眷不從復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桎三弟爲質而請末桎諸將皆勒勒殺末桎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厚以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眷盟於渚陽結爲兄弟疾陸眷引歸王昌不能獨留亦引兵還薊勒召末桎與之燕飲誓爲父子遣還遼西末桎在塗日南向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

胡氏曰孫武所謂親而離之此其逆之矣然段氏專心附勒者

末桎也若匹辭文游綸張豺請降於勒按范邠今順德府任縣

出邠邠北而大陸陸胡注非也

愍帝建興元年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

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

丞相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

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

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

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

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

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

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

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胡氏曰孫權自吳徙丹徒曰京城有京

山在其東其城固山爲壘備臨江津

故曰京口按今鎮江府城也淮陰今清河縣

周顗屯潯水城為杜弢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弢退

保冷口侃曰弢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弢果來攻

侃使朱伺逆擊大破之弢遁歸長沙周顗出潯水投王敦於豫

章敦畱之陶侃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荆

州矣乃表侃為荊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睿召周顗復以為軍

諮祭酒按杜弢攻王澄澄擊弢於唐今澧州安鄉縣也澄棄

流民叛迎杜弢狼狽失據故屯潯水城據事論之不得在潯

陽而冷亦非注所云也考澧州有潯水楚辭望潯陽兮極

也故傳寫以冷為零沔江注言即沌口按沔口今漢口在漢陽

縣北沌口在縣西南漢趙染謂中山王曜曰麴允率大眾在外長安空虛可襲也

使染帥精騎五千襲長安冬十月庚寅夜入外城帝奔射雁樓

染焚龍尾及諸營殺掠千餘人辛卯旦退屯逍遙園壬辰將軍
麴璽自阿城帥眾五千救長安癸巳染引還璽追之與曜遇於
零武璽兵大敗曜恃勝而不設備十一月麴允引兵襲之漢兵
大敗殺其冠軍將軍喬智明曜引歸平陽射雁樓在長安城中胡氏曰龍尾者依城
築道陂陲漸高登陴所由之道也按郎今城坡逍遙園在城北阿城在城西零武今咸陽縣東有靈武故城一名零武鄉
二年 楊虎掠漢中吏民以奔成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楊難
敵難敵去咸以其地歸成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皆爲成有
成主雄以李鳳爲梁州刺史任回爲甯州刺史李恭爲荊州刺
史雄虛已好賢隨才授任命太傅驥養民於內李鳳等招懷於
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官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
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希民
多富實新附者皆給復除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

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漢嘉夷王冲歸朱提審炤建甯爨
疊皆歸之已郡嘗告急云有晉兵雄曰吾常憂琅邪微弱遂爲
石勒所滅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朝無儀品
爵位濫溢吏無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其所短
也按楊難敵地今成縣漢中今漢中府成北界也涪陵今彭水
縣成東南界也漢嘉今雅州府成西界也朱提縣今屏山縣
南建甯今曲靖府南甯縣成西南界也

石勒纂嚴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賓曰夫襲人者當出其不
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吾後患乎
勒曰然爲之奈何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
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
返不出二旬藉使彼雖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
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修牋於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

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
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吾復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殺
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泄軍謀故也遣使奉牋送質於
劉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胡氏曰浚琨
而不自覺宜其三月勒軍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
相繼而覆亡也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
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眾不敢復言浚
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薊北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
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入
城縱兵大掠浚左右請禦之浚猶不許勒升其聽事浚乃走出
堂皇勒眾執之勒召浚妻與之並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
調乃公何因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強兵坐觀本朝傾

覆會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此誰之罪也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送浚於襄國浚自投於水東而出之斬於襄國市籍浚將佐親戚家資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卷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置守宰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遣使奉王浚首

獻捷於漢

按易水下注巨馬河在今保定府新城縣

三年陶侃與杜弼相攻弼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弼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甯有白頭賊耶貢初橫腳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腳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爲信貢遂降於侃弼眾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

胡氏曰長沙弼

之巢穴按南
平今公安縣

初朝廷聞張光死以侍中第五猗爲安南將軍監荆梁益甯四
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自武關出杜曾迎猗於襄陽爲兄子娶猗
女遂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陶侃旣破杜弼乘勝進擊曾有
輕會之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
會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曾於石城會軍多騎兵密開門
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時荀崧都督荊州江
北諸軍事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救於故吏襄城
太守石覽崧小女濯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
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
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會復致牒於崧求討丹水賊
以自效崧許之陶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謂貽梟食母之物

此人不死州土未甯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會爲外援不從

王敦嬖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朱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既至敦畱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庾爲荊州刺史荊州將吏鄭攀馬雋等詣敦上書畱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黜眾情憤惋又以庾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潁口西迎杜曾庾爲攀等所襲奔於江安杜曾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庾庾督諸軍討曾復爲曾所敗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頌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

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祕卒州人以祕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宏諸機降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宏爲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宏及廣州將溫邵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宏遣使僞降侃知其謀進擊宏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於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宏詣王敦降廣州遂平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錢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

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

按漢口今漢陽府漢川縣

地隱林今潯州府貴縣南始興今韶州府小桂胡氏謂爲桂林南貞白謂爲桂陽恐皆非此當在肇慶府界未詳所在爾非小沛下相之比也

四年秋七月漢大司馬曜圍北地太守麴昌大都督麴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遶城縱火煙起蔽天使反問給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眾懼而潰曜追敗允於礪石谷允奔還靈武曜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斷喜以爵位悅人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領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然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而士卒離怨關中危亂允告急於焦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曜獲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曜素聞充賢募生致之既見賜之

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爲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爲幸曜曰義士也賜之劍令自殺梁緯妻辛氏美色曜召見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八月曜逼長安焦嵩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宏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皆畏漢兵強不敢進相國保遣胡崧將兵入援擊漢大司馬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糾退保小城以自固內外斷絕城中饑甚米斗直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眾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麴麴允屑之爲粥以供帝旣而亦盡冬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

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
送降牋於曜索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
年未易克也若許緝以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
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
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
戮之若兵食審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
寤天命甲午宗敞至曜營乙未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東
門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馮翊吉
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
乃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宗敞奉帝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以下
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麴允自殺漢主聰以允忠烈贈車騎將
軍謚節愍侯以索緝不忠斬於都市

胡氏曰晉北地郡領泥陽
富平二縣按泥陽今耀州

高平卽今高平縣碭石谷今同官縣北之石盤山靈武今咸陽縣東有靈武故城并在今甯夏府界之靈武也涇陽依胡注泛指涇水之北今三原高陵涇陽等縣皆是也

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於圻城據請救於劉琨琨新得拓跋猗盧之眾欲因其銳氣以討勒其澹衛雄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其難用不若且內收鮮卑之餘穀外鈔胡賊之牛羊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無不濟矣琨不從悉發其眾命澹帥步騎二萬爲前驅琨屯廣牧爲之聲援石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曰澹士馬精強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必獲萬全勒曰澹兵雖眾遠來疲弊號令不齊何精強之有今寇敵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自亡之道也立斬言者以孔萇爲前鋒都

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爲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澹軍大破之獲鎧馬萬計澹雄帥騎千餘奔代郡韓據棄城走并土震駭樂平今平定州南建安中置郡姑當依汴作姑漢姑縣新興郡非故地也按此注極確此廣牧在平定州壽陽縣

干寶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胡氏曰城府者多不能寬容任數用術者多不能用人而宣帝能之也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烈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不弛寬而能斷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武皇旣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

無具瞻之貴朝爲伊周夕成桀跖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
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戎羯稱制二帝失
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
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
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
其積基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
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之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尙失所胡氏
日言所恥者非所恥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
所尙者非所尙也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
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
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
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

黜以爲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
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
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
崇讓而莫之省胡氏曰劉寔字子眞著崇讓論子雅制丸班而不得用胡氏曰班之制丸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于舅姑有殺戮妾媵賈后爲之倡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
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